

何
辉◎著

大宋王朝

沉重的黄袍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大宋王朝

沉重的黄袍

何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宋王朝 · 沉重的黄袍 / 何辉著 .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17-1816-7

I . ① 大… II . ① 何… III . ① 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4932 号

大宋王朝 · 沉重的黄袍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编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邓永标

责任印制 尹 琚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1 (编辑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部)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25 千字

印 张 6.7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

定 价 2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刷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一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一,辛丑日,黑云翻滚,天色昏暗,好像随时会有瓢泼大雨从天上倾倒下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不时从宫城之外远远飘过来。可是,在宫城之内,却没有任何放爆竹的迹象。京城的百姓就感到有些奇怪了,因为今年的除夕之夜,宫城内出奇地安静,没有了往年震天的爆竹声。

后周皇帝柴宗训今年刚刚八岁,在他的印象中,天似乎总是在下雨。上个月,就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毫不停歇地下了整整四天四夜。京城周围各周郡积水成灾,四处都是洪水泛滥。

这天午后,柴宗训站立在紫宸殿门口,愣愣地望着乌云翻滚的天空。乌云像巨大的妖怪,不断变幻着模样,一会儿像马,

一会儿像小狗，一会儿像长着两只长耳朵的兔子。柴宗训感到很不开心。我很喜欢过年，可是今年过年为什么没有人来陪我玩呢？大人为什么总是说，你要快点长大啊。为什么总是这么说呢？这几天一直都下雨。现在，天黑黑的，还会下雨吗？今天的饭菜一点都不好吃。快点下雨吧，下雨就可以去玩水了。玩水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脚一踩下去，水就会飞起来，白白的，闪着亮光，真是好看。水怎么会飞起来呢？真是好奇怪啊！太傅总跟着我，他又不陪我玩水，可是为什么总跟着我呢？为什么匡胤叔叔给我糖人吃的时候，太傅就一脸不高兴呢？糖人多甜啊，还很好看，我最喜欢的就是猴子糖人。嘻嘻，那猴子嬉皮笑脸的，真好玩啊。

他有很多问题，但望着不断变幻的乌云，却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脑海里盘旋着那些想法与问题。

太子太师薛怀让此时站在柴宗训的身后，背着手，也是一言不发。军旅出身的薛怀让已是六十多岁，本来强健的身体如今瘦弱不堪，加上一头白发，更显苍老。冷飕飕的风吹着他的白发，透出一股悲凉的气氛。他不知道柴宗训此时在想什么。在他看来，这个孩子眼神中不时会流露出深深的伤感。这种伤感，本不该是一个八岁孩童所有的。多可怜啊，他的父亲是个英明强大的君主，却走得太早了，丢下这孩子，他要遭受多少人间的苦难啊！他知道，宫廷里的政治风云正在翻滚涌动，今后的岁月里，眼前这个八岁孩童注定成不了主角。但是，今

后谁将主宰这个孩童的命运呢？

可是，实际上，正在薛怀让为柴宗训感到悲哀的那一刻，柴宗训并没有觉得自己可怜，他已经开始观察天上的云了。他希望很快下起雨来，然后就可以玩水了。在中间磨得凹下去的青石板上踩水，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君臣两个默默站了许久，终于还是孩子先开口了：“先生，您说今天是不是又要下大雨了？”

“是啊，云很多、很厚啊。”

“云多就一定会下雨吗？”

薛怀让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迟疑了片刻，提起了另外一个话题：“皇上，恕老臣无礼，此次决不能让太尉统帅大军出征。”在薛怀让心里，之前的殿前都点检、如今的太尉赵匡胤是个危险人物，正在渐渐对柴宗训构成巨大的威胁。薛怀让相信自己的直觉。

“那您认为派谁合适呢？先生。”

“由殿前司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担当重任足矣。”

“可是大臣们都说，这次契丹入侵，北汉军出土门东下与契丹会合，显然蓄谋已久，并非一般的小打小闹。如不重重反击，会危及本朝安全的。”

薛怀让挺了挺腰，嘴唇动了动，看了一眼天空，又低下头，略略弯腰，道：“老臣不是说不对契丹与北汉加以反击，只是

认为统领出征的人选不合适。如果皇上认为慕容延钊不足以担当此重任，还有一个人却是足够担当的。”

“谁？”

“就是皇上，您！”

“我？！”柴宗训吃了一惊，虽然眼神中看不见胆怯，但是显然被薛怀让的话给吓了一跳。

“不错，皇上应亲征，并且要让赵匡胤陪在皇上身边护驾。”

“我很喜欢赵匡胤叔叔。”柴宗训显然还不明白眼前这位老太傅的苦心。

薛怀让神情一凛，道：“陛下，老臣是提醒皇上珍惜先帝打下的江山。”薛怀让已经致仕，他本不想多说，只是心中念着先帝世宗的眷顾，才在少君面前流露了自己的顾虑。他已经隐隐感到，有什么事可能要发生了。说这话时，薛怀让想起了去年发生的一件怪事。

去年夏天，周世宗北征途中，有人从地下挖掘出一块奇怪的木头。木头有三尺长，看上去好像是一只手举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刻着图案和符号，竟然有“点检做天子”的字样。周世宗看到献上来的木头后，微微一笑，说这是有人要离间君臣。于是，那块木头就被丢入篝火中化为灰烬了。

可是，薛怀让一直忘不掉这件事，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使他变得谨慎而小心。他并不迷信，可他内心却有个声音一直在说，此事并不那么简单。为什么那块木头偏偏出现在周世宗北征的

时候呢？私下刻制这块木头的人，是否已经摸透了皇上的脾气，早就料到在这个需要同仇敌忾的时候，皇上绝不可能杀掉自己的肱骨之臣。薛怀让想到这里，不禁打了寒战，对那个藏在暗处的人的智谋之深感到恐惧。

但是，当想到周世宗对那块木头不屑一顾的处置办法以及之后的行动时，薛怀让又不禁暗暗佩服起先帝周世宗。在那天出现了奇怪的木头之后，周世宗加紧进攻关南，获得了三个州、十七个县、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户人口。这次大战役中，朝廷的兵马损失非常之小，强大的军威使周边的城镇纷纷归附。

然而，当周世宗提出继续进攻幽州时，征途疲惫的众将军却以沉默表示反对。当天晚上，世宗急气攻心，病倒在了床上。由此可见，不论人多么英明多么强大，如果失去了拥戴者的支持，都会变得很无奈。

自雄州返回京城后，世宗解除了当时的澶州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张永德的军职，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怀让很清楚，周世宗并没有忘记那块被烧掉的木头。张永德兵权的丧失，是因为他的头衔中有木头上刻着的“点检”二字。

薛怀让细细琢磨张永德的为人，怎么都觉得那块木头不是张永德玩的花招。在他的印象中，张永德性格温和、有智谋，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一直忠于周世宗。说起张永德，也是一个有来历的人。张永德早年跟随周祖郭威征战，很有智谋，颇得郭威喜爱。张永德二十四岁那年，便升迁为殿前都指挥使、泗

州防御使，可谓少年得志。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并州刘崇引契丹进攻周，世宗亲征，在高平与契丹大战。周大将樊爱能、何徽战败仓促后退。当时，张永德和赵匡胤两人各领牙兵两千人分头进军，击败刘崇大军，收降七千多人。世宗驻扎在上党，张永德对世宗说：“陛下只想固守就算了，如果想要开疆拓土，威加四海，应当严厉惩罚失职的主将。”世宗大声叫好，随后斩杀了失职的两主将，军威因此大振。于是，世宗继续进军太原，围城三月，击退契丹援军后班师回京。张永德随后被任命为义成军节度使。长期以来，张永德似乎从来没有表现出觊觎帝位的言辞，更不用说行动。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暗中刻制一块木头，来给自己挖一个凶险的大坑呢？

薛怀让心想着那块木头之事，对八岁的皇帝说：“皇上英明不上先帝，还请以江山为重。”他想再说一句话，可是此时一阵冷风迎面吹来，让他难以开口，那句话便吞到了肚子里。

如果暗中指使人制作那块木头散布谣言的不是张永德，那么此人不仅可以借助周世宗除去张永德，让替死鬼消除当朝皇帝的戒心，同时还散布了谣言，为自己将来夺取帝位埋下了伏笔。如果果真如此，此人的眼光之远、谋略之高简直令人感到恐怖。此人是后来被加封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吗？薛怀让想到此层，感到浑身顿起鸡皮疙瘩，连头发也仿佛丝丝竖立起来。

“战乱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皇上只有八岁，虽然不算愚笨，但是恐难掌控纷争之中的天下。如果真让那个深具谋略之人执

天下之牛耳，是否真能给天下百姓带来太平呢？”白发苍苍的薛怀让站在冷风中发愣，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反复盘旋，不觉脖子后早已冷汗津津。

八岁的孩子见老师发愣，伸出小手拉了拉薛怀让的衣襟，道：“先生，您怎么了？”

“哦——哦……没事，没事。老臣年纪大了，常常走神。”薛怀让脑子里此刻一片混沌，被这个孩子一问，心里念头一动，想要建议年少的皇帝暗中调查制作那块神奇木头的人，但是转念一想，他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因为他突然想到，也许周世宗在生前一直在打听是谁暗中制作了那块木头，如今周世宗已经逝去，谁制作了那块木头，估计很快就会自己现形，如果现在建议少帝去调查，恐怕会危及少帝的安危。但是，薛怀让的心里同时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自己暗中安排人来调查此事。他知道，要保护少帝，必须找出那块木头背后的策划者。

“要不再征求一下其他几位大臣的意见，先生，您看呢？”

“也好。也好……”薛怀让看着那双清澈却并不轻浮的眼睛，心中一阵酸痛，心想，这孩子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啊，如果再长十岁，不，哪怕再长五岁，情况就会大不相同。难道真有天意！

由于天色昏暗，午后的崇元殿内，已经点上了火烛。春天的风从殿门外吹入，使火烛忽忽晃动。

往年，这个时候正是大家串门走亲戚拜年的日子，可是，这个正月初一显得很不一样，朝廷的大部分高级官员接到紧急诏令，午后都集中到了崇元殿。此时，在崇元殿内，文武官员们有的交头接耳，有的默不作声。

显然，契丹与北汉的联合入侵，已经在文武官员中掀起了震惊的波澜。尽管除夕守岁的困倦还在侵袭着众文武官员的神经，但是紧张的气氛渐渐盖过了困倦，占据了上风，使有些打哈欠、打瞌睡的人也竖起了耳朵、打起了精神。

文武班列之中，宰相范质两手垂在膝盖上，脸色铁青，默然而坐，一言不发。此时，他累官至同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参知枢密院事，不久前刚刚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封萧国公。说得简单点，范质在朝中所挂之职衔，意味着他行的就是宰相之职。

论虚岁，范质今年刚刚五十出头。不过，多年的操劳已经使他满面沧桑，看上去疲惫不堪。他坐在那里，脖子挺得很直，瘦削的脸上颧骨高高凸起，稀疏灰白的山羊胡如钢针般一根根从下巴的肉里刺出来。

同为执政大臣的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右仆射王溥则风度优雅，抚须而立，若有所思，脸色看上去比范质好一些，但是微微皱起的眉头却说明他的内心一样处于焦虑之中。王溥的职衔中也带“同平章事”之名，这意味着他也相当于宰相。

范质、王溥两位执政大臣，素有重名，乃是周世宗托孤之人。在这个大敌入侵的危急时刻，他们两人肩上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不过，此时他们不仅只为如何应付从北而来的敌人而心急如焚，更让他们忧心的是近来民间的流言。

正当范质、王溥两位宰相在心中反复思考周全之策的时候，八岁的柴宗训与他的老师薛怀让一前一后进入了崇元殿。

柴宗训扯着老师的衣袖，走向龙榻。他的这个动作，暴露了他还是孩子。他的老师薛怀让被柴宗训扯着衣袖，心里充满酸楚，这种酸楚中又混杂着感激。感激是因为这个身为皇帝的孩子对自己的信任，但是一想到这个可怜的孩子即将步入政治漩涡的中心，有可能丢掉所有荣华富贵甚至是性命，他禁不住悲从中来。我已经是个致仕的老者，在一群朝廷重臣和悍将面前，我是多么无力啊！薛怀让感到有一股苦水从心底汨汨冒了上来。

“现在还不是泄气的时候，一定得挖出那块木头背后的阴谋家，那个可恶的谣言散布者！”薛怀让使劲绷紧了脸皮，让内心的这个信念支撑自己已经开始变得异常脆弱的神经。龙榻渐渐近了，薛怀让却觉得自己越来越虚弱，头开始晕起来，周围大臣们的窃窃私语，如同嗡嗡不绝的苍蝇声，让他几乎想挥舞双手去拨开它们、扇走它们。不过，在大臣们眼中，此时的薛怀让就像一根枯死的木头，面无表情地引着少帝往龙榻走去。

在一批重臣悍将面前，我究竟能做些什么呢？薛怀让茫然

地带着柴宗训往龙榻走去，脚下的道路像是流动的沙地，不断在往下陷落，仿佛随时要将他吞没。

性情急躁的宰相范质一待柴宗训落座，便起身施礼，急急开口：“陛下，北境告急，望陛下早作决断，出兵御敌，护我子民。若错失战机，北敌长驱直入，京师必将动摇。”

八岁的柴宗训坐在御榻上，悬空的两腿前后踢了两下，小脸一下泛起了红色。他看了老师薛怀让一眼，茫然无措之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陛下！”范质见柴宗训不语，又呼了一声。

太子太师薛怀让将幼帝的孩童表现看在眼里，心中又是一阵绞痛，道：“范大人，依老臣看，还是请您先说说您的建议吧。”

彻夜未眠的范质脸色有些苍白，他嘴唇抖动了一下：“也罢，事情紧急，老臣就不拘礼节了。还请陛下恕罪。依老臣之见，还请陛下御驾亲征！”

范质说完这句话，仿佛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长长舒了一口气。他心里清楚，这绝不是最好的对策，但是为了不负先帝的托付，恐怕也只有如此了。

最近民间谣言纷纷，认为当今皇帝年纪太小，难以左右局面。更有传言，认为战事再起之际，将出现新的真命天子。如果真有这种可能，新的真命天子最有可能是谁呢？范质心里盘旋着好几个名字：赵匡胤、李筠、李重进、张永德，还是南唐

国主李璟？乱世之时，只要手握重兵之人，都可能以实力问鼎天下。究竟可能是谁呢？张永德的可能性最小，因为他已经被周世宗削去兵权。当然，他也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不管是谁，都必须排除！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少君亲掌兵权。

王溥似乎没有想到范质会提出这样的对策，吃了一惊。他同样听说了民间的谣言，也能够体察到范质的苦心。“可是，如果将八岁的幼主置于大军之中，一旦发生兵变，岂非白白断了性命。这与将一只小绵羊塞在一群虎豹之中有何两样呢？”

王溥突然想起，两日之前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私下拜访自己，请求他在契丹来袭的情况下，一定要支持自己的兄长挂帅。这是赵匡义的意思，还是他兄长赵匡胤的授意呢？如果他们早就知道契丹要来袭，说明他们早有防备。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选择赵匡胤也许是更好的选择。可是，如果他们是想借出兵契丹来掌握京城的兵权，那就危险了。不过，契丹是外夷，无论如何，击退契丹是首要的！

王溥想及此层，一跺脚，往范质靠近一步，道：“范大人，且慢。老臣以为此计不妥。”

“不妥？”

“不错，此计不妥。陛下年纪尚下，怎能涉如此大险。”

“那依王大人之见，谁可以担当率军出征之重任呢？”

“我看赵匡胤将军可以为帅。”

范质一听，猛地扯住王溥衣袖，眼珠子仿佛要跳出眼眶，

迟疑了一下，说：“赵将军掌管兵权六年，这个时候，有护卫京城之责，怎能轻易出征？”他嘴上如是说，心里却暗暗骂王溥。王老头儿，我看你也是糊涂了。你的确很会看人，当年向周世宗推荐向拱去平秦州、凤州的叛乱，迅速平定叛乱，世宗还为你设宴。赵匡胤也是良将，出征御敌自然毫无问题，可是这个当口，幼主孤弱，执掌兵权的大将拥重兵出行，可是个危险的事情啊！

“……”王溥看着范质眼中放出鹰眼一般的光芒，突然仿佛想到了什么，慌忙低头不语。

薛怀让见两位执政大臣意见相左，又拿不出万全之策，心痛渐渐变成了无奈。一年前，在万岁殿之内，周世宗逝去的那一刻，他就曾感到过这种无奈。即使最英明神武的皇帝，到头来不也是如同露水一样消失了吗？如今，那个英明神武的周世宗，又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什么呢？万岁殿已经在周世宗逝去后改名为紫宸殿，他和世宗的亲骨肉——八岁的柴宗训刚刚就站在那个宫殿之前。十年、五十年之后，又有谁会站在那个宫殿之前呢？是什么令人生拘泥于这种命运啊？

当王溥陷入沉默之时，崇元殿也突然陷入一片奇怪的沉静，谁也不再说话，仿佛时空被冻结了。

有一个人打破了令人尴尬与压抑的沉寂。此人乃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刑部尚书魏仁浦。

魏仁浦博闻强记、智略过人，年轻时即受周太祖重用。周

太祖临终时曾对周世宗说：“皇家的秘密休要对魏仁浦隐瞒。”后来，周世宗出征高平不利，大军东翼被击溃，魏仁浦临危不乱，建议世宗从西侧出阵殊死一战，终于击退敌人。宗训即位后，魏仁浦被加封为刑部尚书。因此，在这个时候，魏仁浦站出来说话，并未令众人吃惊。

“依臣陋见，可令李筠将军自潞州上党出，向东北方向截击入寇之敌，而由赵匡胤将军坐镇京城，以为呼应。这样一来，京城可保得稳定，亦可痛击入寇之敌。”

魏仁浦这样说，亦经过深思熟虑。最近的谣言也让他感到不安，他知赵匡胤如今已经手握重兵，且在军队中拥有巨大的威信，与石守信、王审琦、李继勋、刘廷让、韩重赟、杨光义、刘守忠、刘庆义和王政忠等人号称“十兄弟”。这十人，个个握有重兵。在这种情形下，让赵匡胤统帅六军出征，无疑给了他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可以统帅各股重要的力量。假如他真有谋反意图，恐无人可以与之对抗。

然而，要让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李筠率部出征，亦是无奈之举。魏仁浦很清楚，李筠出镇潞州，虽一方面乃受到赵匡胤排挤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周世宗将他视为一股牵制京城军队的重要力量摆在京城的西北侧。李筠的核心力量集中在潞州。在泽州，如今朝廷不是没有驻军，但在李筠军事力量的控制之下。泽州州境三百三十里，南北一百五十里，户口两万四千余户；东南距离京城四百二十里，东至卫州四百一十里，

北至潞州一百九十里，西北至晋州四百一十里。京城的军队绝不可能无视泽州、潞州的存在。而对于北部的契丹与北汉来说，潞州一旦南下后再东向出军，或者直接翻山越岭东向出击，都可以很自然地就形成对京城的重要屏障。但是，潞州军队一旦在对抗入侵的战争中元气大伤，便等于加强了手握重兵的赵匡胤的力量。

魏仁浦在说出自己的意见之前，已经痛苦地思索了许久，也想不出万全之策。因此，建议任命李筠率部出征，乃是在几害之中选择了危害可能最小的一种。

不过，魏仁浦的意见马上受到了几位大臣的反驳。反对之臣，亦深深担心手握重兵的赵匡胤在京城篡位。对于这些大臣而言，令赵匡胤出征，不仅可以击寇，还可以借机削弱赵匡胤部的实力。

在众人的争论中，宰相范质没有再次强调自己的意见。

范质盯着王溥、魏仁浦的眼睛，他对这两个多年的朋友深深信任，他很后悔自己没有更多与这两位博学的朋友进行更多的交流。如果有时间，也许他们能够找到更好的对策。但是，现在契丹的铁蹄已经开始向着中原飞奔而来，他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

“难道是我的私心束缚了我的见识？难道他们不但读懂了我的心思，还看到了更远的东西？那将会是什么呢？”范质突然感到有一个念头在心底慢慢抬起头来，就仿佛春笋要冲破泥